



父亲的眼泪

◎刘建林



刘建林：陕西宝鸡凤翔人，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中央某媒体。著有长篇历史小说《篋子道》《徐淮记》等作品。

受了多少累，挣钱多与少，父亲脸上总是挂着慈善的笑容。他还会给我带来惊喜，要么是稀罕的吃食，要么是流行的衣服，还有外面世界的新奇。而最为记忆犹新的是那年夏天，父亲从百里之外的安康，背回一台电视机。

那天，一场疾风骤雨打湿父亲的衣衫，却打湿用床单裹得严严实实的十四寸二手黑白电视机。父亲小心翼翼地电视机放在高低柜上，我迫不及待地吵吵着要看。父亲只好接上电源，打开，满屏的雪花点，直看得人眼花缭乱。就这样，我和哥哥也高兴得连蹦带跳，跟过年似的。父亲一脸得意的笑容，告诉我们等天晴了，接上室外天线，收到信号，就能看了。雨过天晴，父亲爬上房顶，在屋脊上架起了电视天线，左右前后转动方向，直至电视画面清晰音质干净，才固定了下来。这下，我们哥俩可以趴在炕上，毫无顾忌地看电视了。

要说，那个年代，电视机是稀罕物件，全村仅仅四五台。我和哥哥为看个电视，也没少流泪。每每天色黑将下来，我和哥哥便去有电视机的叔叔家门口徘徊，有时从门缝往里看，有时支棱着耳朵使劲听，看看人家电视机是不是开着。若有电视声响，便会去推门。门若虚掩着，我们会硬着头皮进去看一会儿；门若紧关着，我们只好哭丧着脸失望地回家。有时，人家不让看，还会哭鼻子。

记忆日渐模糊起来了。然而，父亲每次从外边回来的日子，犹若昨日，恍若眼前。那时，最期待的事情莫过于父亲回家了。后

来，我考上大学，远赴冰城求学，从军入伍，又转业。在繁华又陌生的京城，我定居了下来，结婚、生子、买房、工作，为自己的小家忙碌，渐渐疏远了父亲。不知不觉间，时光悄然流逝了。我长大了，父亲却老了。我们又是千里相隔，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不承想，父亲如今最开心的日子，便是我回家的日子，仿佛时光倒流。父亲像我小时候盼着他回家一样期待着我回家。

每一次回家，父亲依然一脸慈祥，满心欢喜。然而，他那爬满皱纹的脸上却写满了沧桑，没了往日的坚毅。日渐衰老的身体，终究难以支撑年轻时劳累过度的损伤，他积劳成疾，突发急性肾衰竭住进了医院。接到母亲电话的那一刻，我便火急火燎赶了回去。

一向刚强的父亲躺在病床上，穿着宽松的病号服，身体更加消瘦，眼窝深陷，眼里噙满了泪水。我顿时心酸，真正感到大山般坚实强大的父亲老了，已经变得异常脆弱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眼泪。还好，病来得急，去得也快，治疗一周便无大碍了。我就不回去上班。于是，我向父亲辞别。他眼里又是泪光闪闪，哽咽着，竟不能言语。父亲的眼泪流进了我的心里。或许，他那一刻的泪水是对儿子远行的不舍，更是对儿子的依赖。

时光让我们长大，也将父亲变成了蹒跚老人。自此以后，我每每回家，都会不经意间看到父亲的眼泪。尤其是我坐车离家的那一刻，父亲总会转过身，背对着我悄悄抹眼泪。那种离别，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酸楚。

而作为一个远在他乡的儿子

来说，我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多抽时间回家，多陪陪他。今年春节，整整五天，我与父亲时刻在一起，他像个收到压岁钱的小孩般开心，唠叨个没完没了。他讲自己年轻时为填饱肚子干的荒唐事，也吹嘘自己引以为豪的丰功伟绩。

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生人，兄弟姐妹多，又排行老大，穷人家孩子早当家。他总是对我说，他十三岁便扛起了生活的重担，跟着爷爷上山砍柴，拉到集市卖掉，贴补家用。每每说起替两个弟弟盖房娶媳妇的事，父亲脸上荡漾着自豪骄傲的神色。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长子如父的真谛。他与母亲婚后不久，便与爷爷奶奶分家单过了。那时，没有地方住，父亲便带着我们住进了生产队遗弃的四面漏风的饲养室。一旦遇上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母亲只好抱着年幼的我和哥哥，一宿一宿坐在不漏雨的墙角。

父亲告诉我，他贷了200元钱，买了砖瓦、木材，凭一己之力盖起了三间大瓦房，结束了我们一家人居无定所、风雨飘摇的凄凉日子。父亲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他跟我说，年轻时干活从来不惜力，别人搬十块砖，他就搬二十块；跟人打赌，一口气吃掉一个大西瓜；喝酒划拳，无人能敌。最厉害的一次，他跟一个村子的二十多个老哥们打通关，喝掉了二斤白酒。

父亲受过的苦，融化了岁月的无情。父亲扛过的艰难，幻化成了美好的回忆。唯有父亲的眼泪，深深地流进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心里。

父亲的眼泪，成了我生命里魂牵梦绕的难以割舍的牵挂。

春夜（外一首）

■樊文举

北方的春夜，依然有点冰凉
星空跟大地一样稀空
但精神饱满，如同春播归来的姑娘
有雨，如烟飘漫天际
随风轻抚山川
万家灯火熄灭时，有花睁开眸子
啾着嫩绿的柳眉和破土的草芽
一声老农的咳嗽
划破一年的等待和夜色
遍地都是少年水淋淋的梦

春雨

聚天地之气而来
夜半，随诗圣的笔尖
山河着色
“唰唰”地忙碌了一夜
阳光初上。早醒的柳枝
披上绿装，在路旁扭腰晨舞
阳坡的几束桃蕾，亮出精心打扮了一冬的红唇
含羞微笑
一只顽皮的小鸟立在牛角上，张望
丝丝泥土的清香钻进耕牛的鼻孔
“哞”的一声
犁铧翻开一位少年的心田
一颗满载希望的种子
正在准备发芽

在黑泥沟，听李花呢喃

■陈进

站在南山村的路口
与许多修饰辞藻的一样
浪漫的春光
惊艳了沟沟坎坎
娇弱的李花并不拘谨
一夜之间在巨幅图画里熙熙攘攘

清新雅致的白
成为这方土地上的主角
它浮在千枝万柯的长长抒情里
连起沟谷和山梁
衬托着农家院落里腾腾升空的炊烟
背景里的草木、远山和我
以及所有远道而来的宾朋
纷纷起立附耳
以惊鸿一瞥的喜悦
久久回味，关于海拔一千一百米的春之韵

一朵一朵玲珑的洁白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
制造了乡村的新梦
当春日的清芬和秋日的脆甜串烧起来
一首流行的田园新歌便不脛而走
在村民与李花的深情对白里
生命的尊严和大美仍活跃于黑色的土地
那是岁月赠予的诗歌
耳目一新的创意
足够撑起一方湛蓝的天空

三月的手笔

■李斐

三月，你以燎原的春色
起笔，用满是花香的笔触
给天地画眉。

此间万物每一个拔节的声音，都是
姹紫嫣红的烟火词。盈盈诗意，
将枯黄掩埋。

这一季，我们萌芽的梦
开始起势。在春暖明媚里
纵意生长。

乱花迷眼，草没马蹄。
就让你我
以三月描述无边
春色的手笔，
描绘人间。



陈仓诗会

学会倾听

◎冉军

学会倾听，是一种姿态。学会倾听，是写作者自我修炼的一种方式。

倾听，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交流的一种态势。作为写作者，必须学会倾听，你才可能在写作上渐进、完善，最后达到你的才情极限所能达到的文学巅峰。

但倾听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作为从事写作的人，你首先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别以为比别人聪明而目空一切，凌驾于众生之上，以“神”的身份俯视众生。其实，你和别人一样，同样有鼻子有眼，你并不比多长一个器官——你也是凡夫俗子，你与别人的迥然之处是，你善于操作文字，你能将想说的话付诸文字而已。十九世纪法国文艺评论家丹纳有言：一个艺术家必须得到前辈和同时代人的帮助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所说的前辈是指那些作古的圣哲贤人，写作者当然知晓，读书，就是倾听那些圣人的声音。至于后者，不少人就做得不知怎样了。我所说的“学会倾听”正是针对于此的。

学会倾听，你要以谦卑的姿态，用真心真情去面对。

倾听人的声音，像小孩听大人讲故事那般，无论言者熟悉或陌生，是友人或是仇人，也无论言者是口若悬河或只言片语，只要有倾听的机会，你都要倾听。这是最简单的倾听了。除倾听别人之言说外，还要倾听别人另两种语

言，一是身体语言，二是心语。人的形体动作，是最丰富的语言了，一些不便用话来表达的信息、思想、情感，形体动作就显示出其优势来。特别是朋友、亲人，其手、臂、肩、脚等，触摸、拥抱、摩擦、亲吻，就会有无限丰富的东西。人的面部、眼睛，能传达出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语言。人的表情是很丰富而微妙的，喜怒哀乐尽在不言中；人的眼睛，惯称“心灵的窗户”，眼睛的言说能将人内心的情感真实地显露出来，譬如少女的含情脉脉，还有诸如暗送秋波也是指眼睛语言的妙趣。倾听人的声音，还要倾听那些遥远的声音，心有灵犀一点通，只要你用心用情去倾听，定能听到遥远的朋友或亲人的心音。

人是万物之灵，是世界之王。人与人组成家庭，家庭构成社会。人有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人又分男女老幼。倾听人的声音，就是倾听社会的声音、时代的聲音。只有倾听人的声音，才可能表达出在时代背景下、在社会某一环境中某一类人的生命状态和生存景况。但倾听人的声音，只是倾听的第一层次。写作者还要倾听自然的声音。自然界有动物、植物和非生命。倾听动物的声音，像家养的狗猫牛羊猪鸡兔，还有鹰雁鹤龙蛇鱼狮虎豹云云。它们也有语言，你得有颗与它们做朋友的心才能听懂那些奇妙的语言，百鸟鸣唱、鸽笛声声、鼠辈叽叭……

植物的叶枝花茎根，都会说话。如树叶沙沙，花朵绽放芳香四溢。除了这些生命，非生命也有语言，它们的语言是以沉默而存在着。你要以亲近的心灵去聆听，视它们为生命、为朋友、为手足。沙石、江河、大山、雪原。俯首岩石，你会听到千年的话语，像老者的絮语；伫立海边，你会听到澎湃的涛声，那是大海在合唱，在齐奏生命交响曲。还有那煤、那铜、那金……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在双耳失聪后，漫步于乡间田野，正是用心灵聆听到大自然的歌唱，才写出不朽的乐章。

这是倾听的第二层次。除此之外，还要倾听天空和大地的声音。天高高在上，俯瞰大地和芸芸众生。从天而降的雨，悠悠飘洒的雪，飘浮的云，徐徐的风。那阵阵雨声，默默雪语，云的轻声絮语，喃喃风声，就是天空的一种声音。大地的声音，是母亲的声音，是孕育生命哺育生命的声音；泥土的声音，是母语的声音，是所有生命存在的根本。这是倾听的第三层次了。

倾听的最高层次，是融人的声音，动物、植物和非生命的声音以及天空和大地的声音于一体。这般倾听，就得有容山川于胸、纳天地于怀的情怀。如此交融，就会产生一种升华，从而进入一种绝妙的境界。

当然，这只是简单的语言述说，至于倾听的妙处，还要倾听者自己去体会。如此一来，就可能根



冉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致力于诗歌创作和研评。著有诗集《红与黑的颂辞》《闯入网络时代的煤》《广旺诗章》和煤炭诗评论专著《中国煤炭诗史论》。作品获第五、六、八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

治文坛的一种怪病。一些作家远离生活，整日躲进小楼成一统，营造自己的乌托邦世界，写出的作品也就远离读者。

请作家诗人——所有的写作者朋友，走出自己的象牙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去倾听吧！把自己融入别人之中，融入大自然之中，融入天空和大地之中，倾听人的声音、倾听自然的声音、倾听天空和大地的声音，以谦卑的姿态，用真诚的心灵，倾听，倾听，倾听！我们的文学就会获得一种新生。

肖像作者：陈亮